

潮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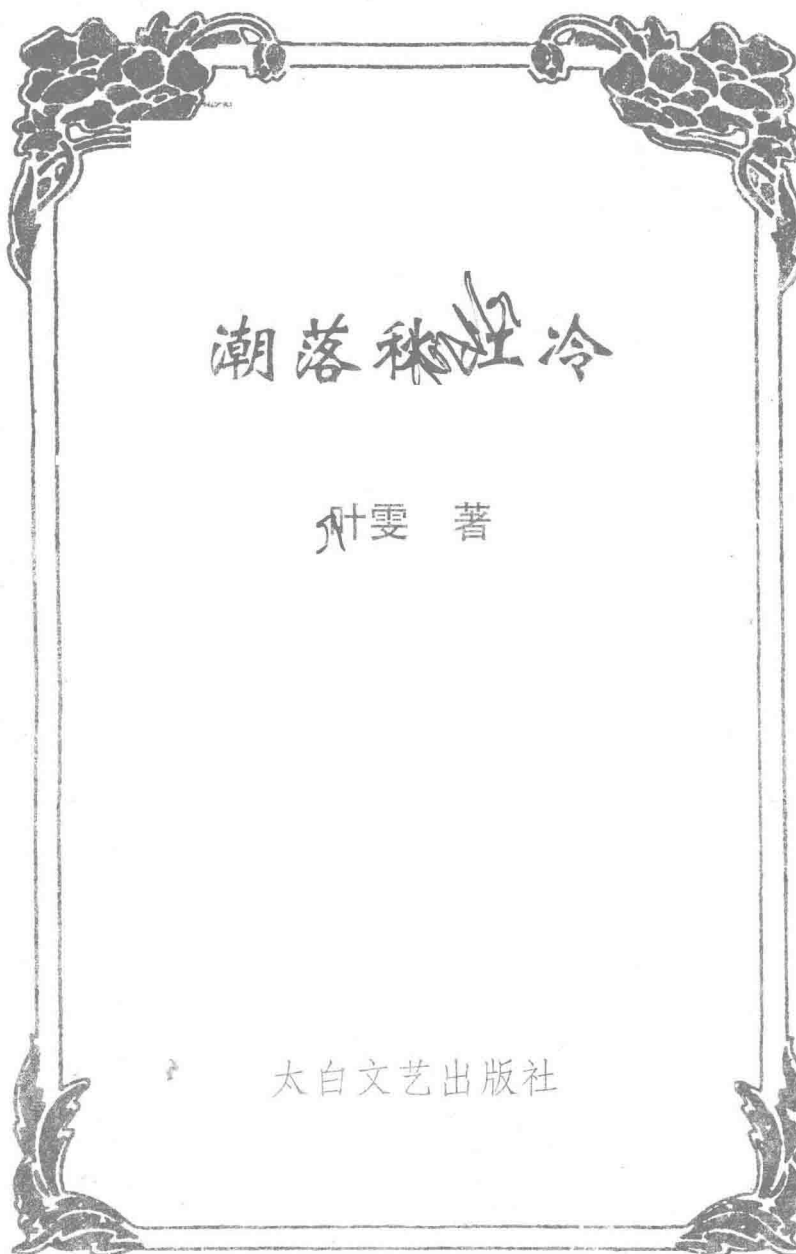
秋江冷



青春花季系列



台湾 叶雯



潮落秋狂冷

叶雯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涛
封面设计:文 苑

青春花系列

潮落秋江冷

(台湾)叶雯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

西安北大街134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10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ISBN7-80595-278-7/1.1123 定价:9.80元

第一章

一个依附于丈夫的柔弱女子，一旦丈夫去世，失去了依靠，弱者也会成为强者，至少，她的心理上有成为强者的强烈望。石纪琼，正是一个弱者，但她谋求自强自立之路。

这一个晚上，正如每个晚上，“香波酒店”挤满了饥肠辘辘的厂矿工人。他们摩肩接踵的团团坐在酒店内两张长形木桌的四周，将小店挤得水泄不通。

纪琼已经习惯这种令人不快的气味，习惯客人间粗野的谈话与喧闹的笑声，习惯这种不让她有思想空间的工作环境了。

纪琼刚把托盘放在桌首，便为一双双粗糙的大手强取豪夺似的传递而去。她正困难的挤在一个个食客间倒咖啡时，一只大手竟乘隙而入，抚摸她的大腿。

她转身准备报复，诸如将热腾腾的咖啡倒在那小子身上，但在略经思考后，她硬生生咬着嘴唇，继续其顾之作，她已经因为耻于奉行“顾客永远是对的”的真理，她冰能再重蹈覆辙了。

她抬头往正服侍另一桌客人的珍珍一老的十八岁女儿望去，珍珍似乎心有灵犀的亦往她的方向望来，并朝她微微一笑。纪琼心情总算平复一些；至少珍珍是了解她的苦衷的。

在倒完咖啡后，纪琼舒口气将空咖啡壶送回厨房，并

伺机扑到后门外，倚在后廊栏杆上休息，天空繁星点点，一弯新月正挂在树梢。微风指过山谷，带来阵阵怡人的松涛。这是最适宜散步的时间，可惜她的时间却非她所能控制。不过她仍踱向院落尽头。

由于她两耳仍萦绕着酒店内喧嚣的回响，因此她并未听到悄然跟来的脚步声。

“嘿！这不是咱们的俏妇人？”一个声音蓦地由她的身后传来。“你是出来透气的吗？”

纪琮惊讶的转过身，见到那说话的人正是关杰，一个肌肉结实、蓄着一头油腻黑发、仪态可比猪猡的客人；而不幸的是，他亦是“香波酒店”的一名常客。

“晚安，关先生。”她冷冷招呼一句，举步往酒店走去。不料她才走了几步，关杰便粗的抓住她的手臂。

“你在这里当女侍实在太浪费了，纪琮。”关杰逼使石纪琮背抵一棵橡木的树干，脸上绽着涎皮赖脸的笑容。“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应该做些更有用的事才对。”

纪琮困难的咽口口水，但是却仍难以克制关杰的大手在她背部摩挲，企图将她拉近的恶心感觉。“放开我！”她的一双眼眸绽射着火光，身体在不断扭动力图挣得自由。

“你不必一副害羞的样子。”关杰道：“你是结过婚的女人，你知道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。”

纪琮的耐心已抵达极限。但是这次太过分，已超出她能容忍的范围了。她气急攻心，伸出指爪便往关杰的脸孔抓去。她的动作使得关杰猝不及防的怔在原地，她亦乘机掐扎脱身。虽然她的衣袖在激烈动作间扯裂，但她无暇顾及，只仓惶逃向后廊，直待抓牢后廊栏杆，听到老板娘向太太在厨房间来回忙碌的声音，她才舒口气。

关杰跟了过来，眉头紧张的擦去面颊上的血渍。“我只是想你友善一下而已！”他低吼道，“你自以为了不起，看不起我们吗？你别臭美了！你老爸还不是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厂

矿工人？”

“我爸爸对女人绝不会像这样！”纪琮反驳道，并愠怒的擦干眼眶的泪水，揉着被关杰手指抓痛的手臂。“你就跟蒸汽火车头一样，关杰！”

“对！我跟你以前的丈夫不一样，他才是个君子，对不对？不过不管何石坚有多迷人，他都已经死了。你得到了什么？屁都没有！”再过几年这种端盘子的生活，你跪下来求我，我还懒得理你呢！”关杰说完话便忿忿转身而去。

她待情绪稍定，才踏入厨房。她两臂抱在胸前，仿佛在抵御一股说不出的寒意。向太太仍在炉火前忙碌，巧真则正端着一盘堆得半天高的空碗盘回到厨房。珍珍见到纪琮苍白的神情，立即放下托盘，朝她走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珍珍问道。

我刚刚去院透气，结果撞见关杰。”纪琮尽量以轻松的口气叙述道。“他的态度过分友善，我不喜欢。就这样。”

珍珍瞪大眼睛，“哦！纪琮！他那人是个魔鬼！你没事吧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”

“你不需要提心。我没事。他比我更惨。”

向太太抬眼往纪琮望来，并疲倦用抹了一下额头。“你不该打断他的念头的。”她劝告着，一根手指指着纪琮。“你丈夫死了一年多了，你正需要一个你像关杰那样的男人。他肯干，又有份稳定的工作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

入夜后，纪琮和珍珍终于完所有工作，上楼回到她们的阁楼房间，卸装准备就寝。纪琮盘腿坐在自己窄小的单人床，借着床头柜的烛光，将自己撕裂的衣服一针一线缝好。珍珍则跪在纪琮开的行李箱旁，欣赏一只镶嵌细的工作盒。

“那是我母亲的，”纪琮解释道，“我爸存了一整年钱才买下来送她当圣诞礼物。我母亲针线功夫可以比得上镇上开店的任何服装师傅，我爸非常以她为傲。”

石纪琼一向很少提及她的过去，因此珍珍把握这难得的机会，怂恿地应道：“我敢打赌她一定把她会的都教给你了。”

纪琼头也不抬地摇摇头。“她在真正可以学习之前就已经过世了。”

“我也许太小了，不太记得你家人的情形，”珍珍答道，“但是我还记得你丈夫石坚。我在镇上火车站见过他一、两次，他正准备搭车，他很迷人。我们那时虽然还小，但是我闪都好羡慕你。”

“他是快递公司的警卫，”纪琼神情间带着一抹回忆，仿佛没有听见珍珍最后一句评论。“常常搭火车。”

珍珍似乎意识到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会触纪琼的隐私，因此她不再答腔，而将那只精美的工作盒放回行李箱，将注意力移至行李箱另一角所堆放的一叠纸张。她抽出一部他的纸张，发现那些竟然是几份踊旧的杂志：“金钱杂志”等等。

“你收着这些老掉牙的东西干嘛？”她纳闷道。

“这些杂志中所有各种故事，珍珍。”纪琼热切地解释道：“其中很多故事都可以让你思考的。我最喜欢的作家是一个名叫爱尔伦的人。”她递给珍珍一张摺叠的纸张，“比如这里有个故事叫‘金色的虫子’，是关于一个海盗埋藏。其中他还有‘盗取的信件’和‘停尸所谋杀案’。”

“谋杀案？”珍珍嚷着，声音带着紧张意味，同时手中的纸张亦早指缝间滑落，仿佛不敢碰触似的。“我不懂有什么人会看这种东西！”

“当然是些发侦探，或对伸张正义有兴趣的人啦！”纪琼下床将由珍珍手中坠落在地的纸张拾起来，并有些激动的注视着她的朋友。“我觉得伸张正义是很重要的，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是不公平的。”

珍珍毫不犹豫的说：“我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是在讲什

么,你是在讲那些杀死石坚的人,对不对?”

纪琮脸色苍白,往事亦像阴冷的乌云般笼罩心头,阻却了所有光芒。她一直努力遗忘,但是那件事却仍那么清晰的浮现在她眼前。

在快递邮车遭动好个晚上,有医生和两名铁路局的人前来敲她的门。那时已是深夜,她亦已入睡,因此当他们通知她噩耗时,几乎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,当时他们连石坚的遗体也起带去他了——让他躺在一辆板车,身上盖着一条粗糙的毛毯,当纪琮见到石坚时,他神情安详宁静,仿佛在睡觉似的,然后了到他的外套与衬衫上均为血液浸透了。那医生告诉他石坚在遇袭后很快便过去了。

“我真希望当时能有一个像爱尔伦一样的侦探帮助我。”纪琮心不在焉道,“我一直乞求警长和铁路局的官员还石坚一个公道,但是他偿说他们已无能为力。快递公司也不顾再追究这件意外。他们只损失了四千块钱,但是我却损失了我的丈夫和我整个未来。”

纪琮没有继续说,但是那次打击亦让她丧失另一样东西——虽然才二十三岁,她已丧失对社会正义应有的信仰。

“那已经是一年多前的事了,”珍珍安抚道:“你必须让它过去,纪琮,因为你再遗憾也没有办法让石坚起死回生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纪琮将那些杂志随手扔进行礼箱,然后穿过小房间,将手肘撑在窗台上,茫然瞪着窗外的景物。珍珍亦跟了过来,一手温柔的按住她肩膀。

“对不起,纪琮,我不是有意让你回想那段不愉快的往事。”

珍珍站在一旁,绞扭着双手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抚她的朋友。“失去你深爱的人,对你一定是件很困难的事。”她

讷讷道。

纪琮没有回答，只是焦躁的在房间来回踱步。“我必须离开这里，珍珍。”她宣布道，“我必须尽快离开。”

“哦，纪琮，你不是说真的吧？你在这里出生，你的亲人葬在这里，你只是因为谈到石坚才冲动起来的，等你平静下来就好了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纪琮坚定的面向她的朋友。“是关杰今天晚上说的那些话让我有了决定的。”

“关杰只是个喝醉酒的笨蛋！他说的话你怎么能信呢？”

“他说我再过几年端盘子的日子，到时候跪下来求他，他都不会要我了。她说的是对的。这里对我已经无所留恋，也没有发展的余地了；只除了嫁给一个矿工人，过那种捉襟见肘的日子。你也听到你妈妈的话了，她也认为我该把握关杰，但是我不打算再结婚了——一辈子都不结婚了，我想追求更有价值的生命。”

“那你打算到哪里去呢？”

纪琮在言谈间已对自己的未来有所决定。“我妈妈有个表妹住在台北，我想写信给他，告诉她我想到告诉求发展。台北情形跟这里不同，你知道，那里不断有移民，不断有新的构想。也许在那里会有我立足的地方吧！”

台北。

这是个冷冽的午后，由湖边吹拂而来的寒风在行人间制造了不少纷乱的景象，不时牵扯着女士们的长裙，亦不断起男士头顶的礼帽。

石纪琮提着裙摆，面无表情的穿过街道，走向她受雇的“席氏女用品店”。她对天气带来的诸多不适无动于衷，因为此刻她的心绪全为方才由邮局取回的那封信件所占满了。

街口最后一栋建筑是间红砖建筑，大型玻璃窗上以金

漆醒目的书写着几个大字：“席氏女用口店”纪琮在门外脚垫上抹去鞋底的泥泞，才推门而入。

她头顶上方传来清脆的铃声，但是店面后方却传来一男一女的交谈声，显然并听到她听屋的声音。

“我们必须减少开支，亲爱的，那些法国蕾丝不要再进货了，太贵了。”

“但是丽珊，如果我闪不能供应顾客最好的东西，我们怎么跟其他女用品店竞争呢？”

“如果我们负担房租、纪琮的薪水和那些昂贵的存货，我们就赚不了钱了，照这种情况下去，我们一年内就得关门大吉了。”

纪琮逐渐感到不安。她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种事，果然！她不愿再听下去，因此故意拉开门，又重新关上，而且力道加重了一些。

当门铃再度响起，席丽珊匆匆由后面间迎了出来。丽珊是个中年妇人，胖胖的身材包裹在紫红色绸缎中。就像只塞得太厚的靠枕。她拍弄着卷发准备招呼顾客，但她见到来人是纪琮时，她圆胖的脸庞仍绽出一脸欢迎的笑容。“纪琮，亲爱的。”她愉悦的招呼道。“你回来得很快嘛！”

“我不太饿，所有只是去办几件杂事。”纪琮卸下帽子、手套与斗篷，并理理几丝被风吹的头发，但目光却始终回避着她表姨。

她疾步走到后面将衣物挂好，丽珊亦跟在她身原来。“我还以为你今天和你朋友一起去吃千午餐了。”

“我只是去余先生的书店逛了一下，然后去邮局拿了一封信。”纪琮告诉表姨。

丽珊慈祥的面容流露出关切之情。“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说，不过总觉得你老是一个人实在不好，你一有空就躲在租来的那个小房间，也不跟别人交际交际。你对你亲爱的丈夫已经掉得够久了，你还年轻，我也说他在天上也

不希望你这样把自己锁起来的。”

“我并没有把自己锁起来，真的没有。”纪琮自卫道，“何太的宿舍至少有六名住客，所以我的同伴够多了。我们每奋不顾身晚上一起吃饭，随后还一起聚在客厅听何太太的女儿何鞭表演钢琴。”

纪琮换上一套蓝色丝质礼服，也是她当年的结婚礼服。虽然那礼服并不出众，甚至样式有些过时，但那却是她少数衣橱当中唯一一件类似晚礼服的服装。

当她换好服装，站在镜子前时，丽珊拿了一条蕾丝披肩围在她肩膀上，并企图以鼓舞的言辞提振她的精神。“这个颜色特别适合你！”丽珊嚷道，“看！正好跟你的眼睛相配！”

纪琮并未为丽珊所欺。当她好心的表姨帮她整理紊乱的关发、梳出较为柔顺迷人的发型时，她意识到这番装扮的背后一定掩盖着什么动机，而她不久即可发现那动机何在。

在他们找到座位前，一直紧纪琮不放的丽珊已至少为她介绍打年轻男人，显然都是丽珊认为足以与她匹配的单汉。

当纪琮终于捕捉到强宝一迳回避的目光时，强宝只是朝她无助的耸了耸肩。他在商场上固然精明强悍，但是对于自己妻子却毫无产场与原则，几乎像黏土般任其摆布揉捏。

纪琮在扇子后消声对丽珊评论道：这种情况实在很不公平，那女孩不愿拘聚于一般女人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角色，结果竟被冠以莫胙有的罪名，否定她的人格。丽珊对她一番评论的反应是倒抽一口气，然后急急换了一个话题。这是丽珊对付纪琮所有特殊行径的典型方式：假装其并不存在，然后置之不理。

当中场幕落时，纪琮对女主角已有感同身受的认同

感，但是她确定那女主角已注走向悲剧的结尾，因为在场为传统所束缚的观众是不会接纳其他结束方式的。

纪琼幻想着舞台上的生活方式，对那位追求演艺生命的女主角也不再感到“怜悯”。她固然放弃了一般仕女的清誉，但是她也获得了许多：到处旅行的自由，扮演不同角色与经历不同际遇的丰富人生——虽然都仅限于戏剧的范畴。纪琼想到自己不肯定的未来，对那种生活竟不无憧憬与嫉妒之意。她连忙撇开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对自己的念头亦感到惊恐：也许她并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不易为感情所动吧！

在中场这段休息时间，纪琼发现自己再度成为丽珊配游戏的对，一旦随同强宝前往大厅后，便为两名她早先认识的单身男子包围。那两名男子打扮得光洁整齐，衣饰剪裁优雅，但其态度却给人一种“绝望”感觉。纪琼很快便发觉那两名男子是来自小康的农家，此番系特别来城中挑选妻子的。

纪琼对自己的魅力并抱持不实的幻想。较诸今晚许多衣香鬓影的淑女，她仅可归于相貌沿可、衣着简陋之流。但是为博取她的注意力。那两名男子却表现得像孔雀一样，不断夸示自己优点，贬抑对方的弱点。纪琼不但不为所动，反而觉得这两人俗不可耐、忍无可忍。

幸亏这时丽珊被她的友人拉到一旁聊天，纪琼立即向倚站在一旁看守她的强宝道：“这里人太多，我都透不过气了。我需要出去透口气。”

“要不要我陪你去？”

“不要了。你不要麻烦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“呃，好，你去吧！”强宝以阴谋的口吻怂恿道：“丽珊待会儿回来可能又会带另一个男的来了。”

纪琼向那对伫立一旁、有如哨兵似的男士告罪一声，静静离开。由于她目光始终戒备的溜身正和朋友切交谈的

丽珊，因此她并未留意一名站在门边的绅士，而笔直往他身上撞去。

她连忙道歉，并准备俯身拾起由手中撞落在地的钱包与扇子，对不起！她自责道，“我是到外面透口气的，我一时没有注意到你。”

“哪里，这是我的错。”一个优美的男中音回答。“你真确定没有事吗？我看价钱脸色有点苍白。”

那陌生人已由地上拾起纪琼坠落的东西，并伸手搀扶纪琼站起身，纪琼抬眼望去，立即为一双眼眸所迷住。她可以感觉那人的手指按住她的手套，渗入丝丝凉意；但是真正令她解除武装的却是那人的笑磊。那是一种了然的笑容，仿佛传递一种只有他们两人得知的秘密似的。纪琼沮丧的领悟自己竟羞红了双颊，同时舌头也不听指挥。

“我……呃，是啊！也许我是有点头晕吧！”她用手按着太阳穴。“我不习惯这么多人！”

“来，我陪你到外面去吧！”

那陌生人不待纪琼同意，便握住她的手，带领她往外走去。

“你觉得好一点了吗？呃……这位小姐？”

“是的，谢谢。”纪琼仍有些慌乱。“不过我不是小姐，我是石太太，石纪琼。”

那人佯装出遗憾的神情。“可惜，那我该马上把你送回去了，省得你丈夫以为我居心不良而找我算帐。”

那人戏剧化的神态使得纪琼怀疑他是否是个演员，但当她见到他促狭的目光，她立即领会他只是在打趣而已。纪琼顿时觉得轻松下来，并故意紧抿起嘴唇。“居心不良？”她复述道，“你带我到这里来是别有居心的吗？”

“什么？哦，当然不是……嗯哼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！”她温柔道，“我是个没有丈夫的女人，所以不会有个生气的人找上你的。”

他移开目光。“对不起！你这么年轻，真可惜。”

“没什么。那已经是三年多前的事了。”

那人再度陷入沉默。纪琮迅速察觉他是个很会利用沉默的人，因为他又绽出他那危险的笑靥。“那么，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。”她执住纪琮的手。“我姓柏，柏如。”

纪琮连忙抽回手。她发觉看起来如在言谈之际，目光仍往她肩后望去，仿佛仍担心有某个气恼的丈夫会找来似的。当然，她不得不承认，也可能因为她的魅力还不足吸引柏如的全副注意力之故。

“你喜欢今天晚上的表演吗，纪太太？”柏如问道。

纪琮对于话题转向交际言辞忍不住微微叹口气，不知是松了口气或不无遗憾。她定定神仔细思索柏如的问题，“不瞒你说，我的确很喜欢。这出戏比我有想象中深度。”她据实以答。

“有深度？我敢打赌大部分观众绝不会用这个来形容这出戏。”

纪琮记起丽珊对这齣出的形容——“轻松的闹剧”，她不得不承认道：“你说的对。不过我还是觉得编剧在选择这个题材时，一定不只在描述一则丑闻而已。”

“不只描述一则丑闻？”

“对。”纪琮犹豫着，不知是否该表达自己不寻常的意见。“我总觉得编剧是想藉此让观众明了今日女性所面临的难题，还有她们选择机会的匮乏。”

柏如垂下眼，嘴角泛出一抹饶有兴味的笑意。“你的口气很像一个女学究，纪太太。”他评论道，“也很像女权运动领袖布鲁默太太的信徒。”

纪琮可以由其语气间察觉一抹高等讽意味。她其实不该感到意外的，但是她仍不免有点受伤的感觉。也许她是失望外表堂堂的柏如毕竟和其他男人并无两样吧！

“我不是什么学者，”她反驳道，“但是我最近正由我个

人的经验获得不少惨痛的教训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”柏如急切道，“我只是不善于言辞而已。其实我很欣赏不怯于表达自己意见的女人的。你不会怪我吧？”

纪琮发觉自己又被那魅力万端的笑靥所征服了。她深深感觉一个男人实在不该具有那种攻无不克的魅力。

在接下来的一刻中，柏如的注意力又由纪琮身上移开，同时眉头也攒蹙起来。然后毫无预警的，柏如手臂疾出，揽住纪琮的腰，将她拉向自己。纪琮肺里空气被压缩一空。她正在迷糊间，柏如已不由分说吻住了她。那新吻间毫无试探性质，反而执意索求，夺起纪琮仅存的气息。

纪琮感觉自己的身体居然背叛了他。她先是惊恐不已，接着情不自禁倚着柏如坚实颀长的身躯踵唇亦化为柔软。她眼前仿佛流窜着耀眼的流星，脑内亦回旋不已，但她依稀可能感觉附近走传来清晰脚步声。

她两腿发软，必须紧抓着柏如的衣领以防止自己软瘫在他脚前。当柏如终于抽开身时，纪琮一面努力维持身体的平衡，一面张口结舌的瞪着柏如，企力决定是否该嘶声尖叫以表达迟来的抗议，或干脆赏他一耳光。

她采用了第二种方式。当她的手掌尖锐触及柏如的下巴时，她亦感到一股奇特的满足。

柏如似乎丝毫不为那耳光所干扰。他一度手指按着嘴唇，比出噤声原手势，同进两眼亦闪烁着恶作剧的光泽。在纪琮竟力整理紊乱的心绪时，他发出衷心的长笑声，随即一转身子大步而去，消失在夜影中。

纪琮在原地伫立主，整个人亦不住颤抖。也想不通这整件事是怎么回事。柏如为那么紧急拥吻她？任何不知情的人都会误以为他们是情人的。而且他为什么要匆匆逃走，他到底在玩什么游戏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在方才谈中，纪琮对那神秘的人物可谓一无所知。除了他的名字——柏

如？

纪琮知道自己追究这些很可能永不得的问题是毫无助益的；何况，柏如那个并不重要。其实纪琮真正生气的是自己竟屈服柏如的大胆冒犯。她口口声声独立自主，结果表现得却像一个傻瓜——一个内心寂寞、渴望情爱的傻瓜。不过她今晚至少学到一个可贵的教训，她实在不该轻易相信任何男人的。

她在心情稍微平复后，才发觉原本插在柏如衣领的玫瑰此刻竟已揉碎在她拳头中，她原想扔在地上，但在思索良久后，仍打开手提袋，将花瓣花萼等一起扔了过去。

第二章

柏如的嘴唇再度覆盖在她的唇瓣上。但这回纪琼恣意回吻着他，同时两臂亦勾住他的脖子，让手指占有似的插入他的头发中。柏如的吻触间带有威士忌与雪茄烟的气息，其混合所造成的效果，更促燃他体内饥渴的情火。她一直吻到即将窒息才松开柏如，仰头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柏如乘隙俯首亲吻她暴露出来的雪白颈项。并顺热吻她敏感的颈后部位。纪琼的两手洲移在柏如结实的臂肌，感受他的紧绷与自制。柏如抵着她的额头，印下火热的一吻，并且在她耳际呢喃着美丽的爱语。他俩似心跳如雷，相互呼应，抚触间亦窜烯起阵阵炽热的火花。

纪琼凝视着那双黑亮的眼眸，绝望的想要知道他的秘密。有许多问题都是她应该询问的，然而此时此刻她却记不得那些问题究竟什么。对她而言，任何问题都远不如肉体的满足来得重要。她已太久没有领略那种满足的滋味了。她告诉自己，太久了。

突然间，柏如由她手臂间悄悄溜走，原本那么清晰、那么真实的俊逸影亦逐渐淡化为阴影，只留下那尖刻伤的的讥笑声……

石纪琼蓦地由床上坐起，呼吸急促不匀，身上亦湿黏的俱是汗水。她猛烈扯开纠缠着四肢的床被，晕晕倒倒的一弹而起。她一手撑着屈柜，直待晕眩感消退后，才走到洗